



人生有梦书相伴

□蒋光平

爱好读书,是从小就养成的习惯,也可说是个嗜好吧,就像有的人爱好抽烟,有的人爱好喝酒一样,我对读书情有独钟。

最初对书感兴趣是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天,我去同学家玩,无意间看到他家的大书架上摆满了书,那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看到如此之多的书。我好奇地朝书架上张望,突然间,对书架上的一些小人书产生了兴趣,一本本拿在手里就舍不得放下。同学的父亲见我看得如此投入,承诺说如果我想看的话以后有空都可以去他那里看。那一次的偶然看书经历让我知道了对一个不满9岁的孩子来说,除了一天到晚在草堆里跑着疯玩以外,还有个更好的去处,那就是同学家那个大大的书架。可是好景不长,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同学的父亲被批斗,他家被抄,那个大大的书架也被砸得面目全非,书架上的书更是不知去向,为此,我伤心地大哭了一场。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我仍然忘不了同学家那高大的书架,总会在梦中想起曾经在那书架下面痴痴看书的情景。

真正激发了我产生读书愿望的是高中时的一位女同学。她学习成绩特别好,长得又漂亮。一直以来,我都对她有种说不出的特殊感觉。那时我很贪玩,根本就没想过要坐下来读几本课外书。那是一个冬天的午后,天上下着大雪,我去教室拿围巾,看见她正一个人坐在教室里读《红楼梦》,外面的雪花扑打在窗上,她的神情专注而出神。一瞬间,这种静美的情景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于是便决心好好读书。此时此刻,我觉得读书的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那时家里穷,父母给我的那点钱除了维持基本的生活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剩余的了,书是买不起的。不过买不起书也没什么要紧的,对一个真正爱书的人来说,要想读书的话办法总是有的,借书是最直接也是最简单的办法。记得高中三年,我向人借书最多的人就是那位女同学了,她也非常慷慨,面对我的借书请求,总是有求必应。基本上她读过的书我一本不落地读过了,甚至她没读的书我也读了不少。我们常常会为书中某个人物的命运唏嘘不已,为会某段精彩的对话感慨万千,现在回想起来,高中三年应该是我读书生涯中过得最快乐也是最难忘的一段时光了,因为除了书以外,还有值得我无比珍惜的一段青春记忆。

上大学后,读书的条件好了不知多少倍。学校图书馆的书浩如烟海,此时,只要静下心来读,总会有所收获。大学四年,我一直是图书馆的常客,读书笔记更是做了满满的几大本,现在工作中用到的许多知识都是在大学的图书馆里积累起来的。

读书是一辈子的事,即使现在远离了校园,我仍然没有放弃对书的眷恋。我一直认为,有书可读的日子是世间最快乐的日子。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聪慧,读书使人豁达。高尔基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读书更能使人美容。对我等这样的书虫来说,宁可三天无肉吃,却不可一日无书读。有书可读的人,应该是世间最快乐的人吧!

深绿包裹夏天

□蒋延珍

四季轮回,春天百花嫣然,夏季郁郁葱葱,秋天高气爽庆丰收,冬日银装素裹迎新年,而我格外喜欢夏季大地的一片绿。

在充足的雨水滋润下,田地里的蔬菜瓜果肆意攀爬,那缸豆像面条一样挂着,紫色绿色红色的茄子辣椒西红柿,还有冬瓜南瓜黄瓜苦瓜丝瓜西瓜野地瓜,各种瓜像喝足了奶水的娃儿蹭蹭地长,一天一个样。前几天还在开花的蔬果,一周不见农民就已摘下在路边兜售,散步的人们纷纷购买。拿根黄瓜咬上一口,分外解渴。碰上村民采摘房前屋后河边地头的李子,只要问一声,村民就会招呼来品尝,尝过酸酸甜甜的滋味,就会忍不住买上一袋,慢慢品味苦李子的回甜。

夏季品尝甜美的水果时,我不由得想起当年母亲带领我们在烈日下挥汗如雨给西瓜秧掐尖的情景。阳光大时掐尖,才好长瓜。蹲在地头,脚一会就麻了,仰望赤日,渴盼当头来场瓢泼大雨带来一丝凉意。连续几天下来,我们就像晒蔫的苗,昏昏然走路没劲,方才明白读书的苦不及锄禾日当午的艰辛。可当收获西瓜时,一个个二三十斤重的大瓜,让我们爱不释手,卖了瓜就不愁下学期的读书费用了,一阵欣喜溢满心间。

暑假里,我们时常被父母催促同去地里劳动,除草翻薯藤。长长的薯藤绿油油,往往一次还甩不伸展,得借助竹竿挑过去。有时薯藤下冷不丁就翻出猪儿虫,这种虫子爱吃薯藤叶子,吃得肥滚滚的嫩绿色缩成一团圆溜溜。吓得我们大呼小叫,母亲

却笑着说:“不碍事,它不咬人。”然而,如果不小心碰到同样青绿色、身上长了八角丁的豁辣婆,它的毛毛瞬间会令人身上起疙瘩,恶痒恶痛。母亲则告诉我,就着它栖身的树叶把豁辣婆弄死,把它的汁水涂在疙瘩上,以毒攻毒,疙瘩一会儿就消了。

在苕沟里还种上了玉米,夏天一般要给玉米上两次肥。选一个快要下雨的天气,我们打窝放肥料,父亲淋粪水,然后我们再盖窝。在玉米地里穿来穿去,穿着短袖的手臂被玉米叶子上的小倒刺拉得火辣辣的疼。上了第二次肥,半人高的玉米接了玉米棒子,紫红色的玉米须子就像红缨枪上的须须迎风飘。眼巴巴盼着玉米快快长大,甜糯的玉米和鲜玉米馍馍分外诱人。

在花生地里除草,累了,大人会让我们去大树下歇凉,喝点水吃点野果干粮。这时是我们姐妹几个放飞的时光,我们不顾炎热,在密密的甘蔗林里躲藏,绿幽幽的甘蔗矗立,像一排排士兵,等待我们检阅。我们巴望着甘蔗快点成熟,好享受那甜甜的汁水。在甘蔗还没成熟的时候,还有包谷秆高粱秆野甘蔗的水代替,可以对付一下焦渴。

荷塘的夏是美的,莲叶无穷碧,荷花别样红,青蛙翻筋斗,蜻蜓立上头。岸上追逐蜻蜓的孩童手拿荷叶遮雨挡太阳,弄身污泥下河塘。

从春天的翠绿嫩绿到夏日的深绿,绿色在积蓄力量。夏天被绿色深深包裹,满山满坡的绿树绿茶,望不到尽头的绿惹人陶醉。夏天承载着生命的成长,承载着学子的希望。犹如深绿的瓜果,绿色里孕育丰硕,在梦想中憧憬。愿绿满家园,绿意蔓延……

情定月亮河

□吴华

和山花在一起时,她总喜欢提起她的家乡——月亮河。她说月亮河依傍在明月山下,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山清水秀,民风淳朴,房子都是篱笆墙瓦房。弯弯曲曲的青石板路从村里一直延伸到山里的泉水边。

晚饭后,乡亲们聚到村里的大黄桷树下,听德高望重的老人坐在大石头上讲月亮河的神秘传说和山外面的故事。淘气的男孩子们会蹿上树丫,一边听老人讲故事,一边眨巴着眼睛看星星、看月亮。

山花的话听多了,我自然就在脑海中勾勒出她家乡的样子:山清水秀,山路弯弯,土墙灰瓦,房屋高低错落,石板路连着左邻右舍,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春有鸟语花香,夏有树木蔽阴,秋有鱼肥果硕,冬有雪松傲立。

山花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我的恋人。有一年暑假,我跟着山花去了她的家乡。明月山内新奇景象印在我的脑海深处:“峰顶山”挺拔秀丽,“青云洞”恬淡雅致,“九龙湖”清澈晶莹……泉水透明、密林幽深。来到山花的家,天已经黑了。

第二天清晨,我从一张老式木床上醒来,仔细打量起山花的家,房子是篱笆墙竹木结构的瓦房,阳光从开裂的篱笆缝隙里透进来,那一丝光亮让屋里显得愈加的黑。脱了漆的木质家具,几张竹椅、木凳立在屋里。

早饭后,山花带我到村里转了转,看到了那棵大黄桷树、那块大石头,石头上散落着树叶,我用手扇去零乱的树叶,仰面躺下,透过树丫感受村里孩子们看星星、看月亮、看天河的感觉。

最后一站来到了山花的小学——月亮河小学。这是村里唯一的一栋砖房,年代虽已久远,但砖的红色仍在。

山花讲述的,我想象的,与我看到的并不是一回事。“山花,你能从这样的山村走出去上大学,太不容易了!”我由衷地感慨道。

“嗯!不过我还是要回来的。”我瞬间电击般呆

住了,尽管这不是山花第一次这样说。可回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山花是认真的。

果然,毕业时山花要回月亮河。她说,有一位远房亲戚叫钟爱国,回到了月亮河,流转了明月山中上千亩土地,打算建白茶基地,通过发展白茶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他希望山花回月亮河帮帮他。

山花心动了,告诉我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月亮河有种茶的悠久历史,可村民们没有充分发掘出茶叶的经济价值。

“给我5年时间,我和月亮河会用最隆重的仪式,迎接你做月亮河的女婿。”山花看着我说道。

我眼眶噙着泪水,什么话也没说。我的爱情最终没有挽留住山花。山花回到月亮河做了“明月山中的种茶人”,而我在省城做了一名公职人员。

我没有再跟山花联系,但她的消息不断从同学、朋友,还有当地的媒体传来:她和钟爱国等人与当地村民开山辟地,开始种植白茶,一年一个样。短短几年下来,他们种植茶树、开办白茶加工厂、修建茶文化博物馆、构筑民宿小院……5年后的春天,我和几位朋友来月亮河游玩。我发现月亮河变了,柏油路修到了家门口;新建的小洋楼和修葺一新的老屋,相互簇拥,原始古朴,尤其抢眼;房前屋后,路上路下,干干净净。

午饭后,我们来到了白茶加工厂,参观白茶加工过程,游览茶文化广场,参观茶文化博物馆。在这里,我又见到了5年未见的山花。她正在向游客们介绍月亮河白茶的发展史。从博物馆出来,沿着村里的青石板路,打量着这个我来过却又曾不敢踏足的地方,因为山花的努力变得如此美丽。

抬眼望去,明月山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开得绚烂,月亮河的杜鹃花更是热烈而无拘无束。“月亮河的杜鹃花我一辈子只送给一个人,如果你愿意,我希望这个人仍然是你。”山花捧着一大束鲜艳的杜鹃花朝我走来,她的目光和声音一如从前,清澈如泉、深情似水。